穿越　?芝瑋

瀛苑副刊

從來不知道一只沒有人碰觸的笛子，靜靜地躺在角落裡，看起來竟是如此地落寞，我想，如果它也和我一樣有生命，有感覺，一定也不能輕易承受曾經那麼感動過卻無聲無息消失的悲傷。

一直不敢推開那扇門，那曾經一起練笛的地方，隔著那扇門，彷彿還能聽到悠揚的笛聲，很害怕打開門之後，卻看不見你熟悉的笑顏，聽不見那令人動心的旋律。佇立在每一個曾經相遇的角落，想著相處的片段，不禁笑了，卻也哭了。

觀音山的笑顏似在凝視著遠方，一個又一個歸人上了岸，卻獨獨少了你的身影，渡船頭的餘暉，擺渡著每一個旅人的心靈，卻搖不醒我那顆受傷的心。你不在的時候，日子依舊不停地流，就像沙漏一般，我常在想，人與人之間的緣份，是否也就如同沙漏，當我們相遇的那一刻起，它就開始流，但是，人們往往不知道什麼時候沙漏會流下最後一顆沙。所以，在每個故事的背後，常會有劃不完的句號。

對你的關心凝結在冰冷的空氣裡，天陰的時候，就落成滂沱大雨，狠狠地打在我失去知覺的臉頰，你的離去，好像也帶走我生命中的某一個部分。一瞬間，我變得不再小孩子氣，儘管不在人前落淚，獨自一個人的時候，眼眶也會不由自主地溼了。一只不忍再去碰觸的笛子，一頁捨不得蓋上的記憶，一顆撕裂的心，在每一個黑夜的漩渦裡，不停地在穿越黎明的出口徘徊。